



刘心武著

鸟官

时。阿文在妻子菡子的怂恿、谋划和诱导下，终于下决心为筹建“管仲非艺术官”而拍卖四十九幅他珍藏在家里更珍藏在心里的艺术极品。拍卖中报价像潮水一样往上涨，每一幅作品都被巨商豪客们哄抬到令人咂舌的高价位；仅仅两个小时，四十九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就被一抢而空；仅仅两个多小时阿文就得手五亿巨资。这件事在当时的艺术界及富商阶层引起了剧烈的震荡和反响，使艺术品在这个变动频繁的时代里一时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后的硬通货”或“最后保护神”，引无数巨贾权贵争相追逐，趋之若鹜。

自此人们不再用汽车、洋房、锦衣玉食这类显然贫乏苍白的字眼来谈论阿文，他们用“富豪”、“巨富”、“巨子”、“天才”、“商业奇才”等等字眼来表达他们对阿文的仰慕与崇敬。在他们心目中，阿文应该同国外富豪一样拥有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出入车队保镖、秘书随从……总之阿文已属非凡之人，阿文生活在那个被他们想象出来的神妙莫测的富豪圈子里。

阿文的一切都被裹在一层层疑云迷雾中，连他的亲朋好友都不甚明了，大家一方面为他欢欣，一方面为他有些担心。但作为阿文好友之一的我，却一直心里有底，坚信阿文会安然无恙。我了解他，他那执拗的个性会使他取得成功，而他的品行会使他逢凶化吉，避恶扬善。我只有为他深深地祈祷和祝福。

更令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沉寂了三年后，人们在南方大学的校园里发现了阿文的踪迹。他们有时看到阿文骑着一辆破单车擦身而过的身影；有时看到阿文携妻儿悠悠漫步于绿阴湖畔；更多一些时候是在校刊或杂志上不断看到阿文的史学论文，在图书馆里看到阿文刻苦用功的情景……在人们心目中，此时的阿文与彼时显赫的阿文判若两人。但实际上，他们从阿文平静、从容、淡泊和沉着镇定的表情举止上看不出任何曾经显赫一时的痕迹，看不出什么变化来；阿文仿佛从来如此，仿佛他身上从不曾发生过什么。

为此，有人说阿文是因为破产落魄了才迫不得已重返校园过清苦生活的；有的说阿文并没有破产，他的公司仍然存在，资产仍然有好多个亿，只是委托别人在经营；有的则说阿文对下海几年的生活不堪回首，只乐意做一名苦行僧……不管别人如何议论纷纷，阿文始终保持缄默，即使面对那些专程上门来找阿文猎奇的人，阿文也只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好说的啦，我现在过得比以前好。”

某报的一名娱乐记者也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专程上门找阿文，想为腻味了的读

广泛应用到他的论文中去，一时在不小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口头笔下的时髦货。

牛兵本科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这所大学经济学院教务处；而阿文本科毕业后上了三年硕士研究生，拿到学位前一天接到牛兵的一个电话后就决定到这所大学来工作。如今虽然两人都是讲师职称，但牛兵的行政职务已是副科级，专管学院课程表排定。每学期开学前，要增设新班或要开新课程，都是牛兵最忙的时候。但所谓最忙也无非是用几个晚上准备，将早已熟悉的教师与课程一一对号入座，将新课难课安排给那些新分来或新调来的教师去对付，如此而已。稍为棘手一点的便是为短训班到外系外校物色教师上课。开始时由于各校各系管理规矩严格，物色合适的教师要通过组织关系，且报酬极少，工作难做。可这几年情况大大改观，且越来越好，主要原因是上课的报酬提高了好几倍，且日渐上涨。现在找教师一呼百应，教师们为了获取炒更机会自动冲破重重阻力障碍，且往往为了争一个机会相互结怨结仇。目前省政府各委办局委托代培各种名目的经济短训班愈来愈多，牛兵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每天晚上提着水果、饼干、牛奶等上门求事做的教师愈来愈多。有天晚上，经济学院一对默默无闻在祖国经济学研究领域里耕耘了大半辈子的教授夫妇突然也提着水果来求牛兵为他们额外安排一两门课程，将牛兵惊慌得手足无措。牛兵由此因祸得福，掌握住了经济学院乃至全校一块最肥美的责任田。没有这种便利条件，阿文是不可能到经济学院去炒更的，没有这种便利条件为阿文提供契机，阿文更不可能有日后的一番作为。

由于是为省体改委代培的短训班，各级部门领导都非常重视。从省政府到学校，各级领导的接见、讲话、鼓励、座谈等等仪式都已经结束，今天是头一天开课，喇叭吹过了，鞭炮响过了，新媳妇进了门见了婆婆，接下去要正儿八经过日子了。阿文提前五分钟赶到教室门口时，牛兵及他的顶头上司教务处马处长已在那里恭候。培训班一共开了五门课，由五个教师承担，每个教师头一次上课都由教务处马处长先向学员们郑重引荐介绍。这也是学院教务处对这个培训班高度重视的具体体现。教务处马处长见牛兵与阿文很熟，就临时改变主意，改为牛兵向学员们介绍阿文，而他自己则代表学校教务处对学员们表示欢迎。

上课铃声响过之后，阿文他们三个先后走进教室。这是经济学院最大的一间课室，由于临时加了桌子、凳子，显得有些拥挤。这个培训班有学员一百零三人，

“这个以后报教务处讨论研究再定，反正会有解决办法的。你只管讲你的课，一个人也讲。”

“我有一个想法和建议，就是针对这帮学员的特点和兴趣，多开一些讨论课，让大家就实际经济工作中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在教师与学员的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探讨中得到实际提高……”阿文开始将他酝酿了一周多的打算和计划告诉牛兵。

牛兵望了望天花顶，翻了翻白眼，愣了愣神，一拍桌子对阿文说：“我支持你的意见想法！你先在你的课程中试一试，摸索一点经验出来，然后再总结推广。说不定你这回能钓出条大鱼来，到时我会为你请功。”

牛兵全力支持、鼓励阿文，因为这是件对谁都有好处的事，特别与他自己关系密切。

阿文给培训班上第四堂课时，到了约一半人数。阿文很高兴，一开始上课就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要大家提出专题讲座研究热点问题。这下子可热闹了，一向上课心不在焉的学员们欢呼雀跃起来，一向紧绷的脸孔开朗起来，一百个巴掌以最热烈的方式响起来……学员们对阿文的计划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班上那个被推选出来的年纪最大的姓刘的班长用浓重的广东口音代表学员表达意愿：

“阿文老师（阿文姓李，名文，但他自己喜欢这批大哥大叔学员叫他阿文），我们这帮人来学习的用意一是拿张文凭；二是广交同行朋友，以利发展业务；三是尽可能学点知识，提高水平。你今天提出的计划是真心为我们提高水平着想的，我们非常有兴趣，我们感谢你……”

结果阿文二十分钟内就收集了二十个热点问题，有关于体改的，关于经济发展形势的，关于企业管理的，关于劳资问题的，关于产权问题的等等。全班最年轻的那名拥有一千名工人的玩具厂厂长提出了如何调整生产结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专业问题。

阿文带着这许多问题回家时，一路上头皮发麻。他本来只要照本宣科老老实实开课就行了，这下子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自作聪明自找麻烦，自己给自己套上了重轭。学员们所提的这些问题如果在他的学科研究范围内倒没什么关系，无非是将他的知识和观点竹筒倒豆子般交给学员就行了，无非是多费口舌多费神罢了。这是阿文乐意做且经常做的，他认为为人师表尽力让学生获取更多的知识是

兴，茵子还不断向阿文投来钦佩的眼光。此时的阿文却老不自在，甚至有些惶恐不安，他担心这样全家出动太麻烦老班长了，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在两天的特区游览中，老班长带他们去了中英街，参加了澳门环岛游，上了旋转餐厅，住了高级宾馆，看了动物园。特区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去了，所有的吃、喝、玩、乐都享受过了，阿文一家头一次得到了皇帝般的待遇。末了，老班长还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阿文执意不收，最后是茵子遮遮掩掩代表全家勉强笑纳了。

这次游历使茵子大开了眼界，有钱的生活将是多么丰富浪漫，绚丽多彩，令她时刻心驰神往。自此以后，茵子有机会就向阿文灌输有钱的好处及新的生活理念。

从特区旅游回来的第二天晚上，阿文正倚在床头就着昏暗的台灯看书，茵子在一旁用双手吊住阿文的肩膀，以逗弄和娇嗔的口气问阿文：“阿文，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高品质的现代生活方式吗？”

“不知道。”阿文继续埋头看书。

“那就是房子、车子和旅游。”茵子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将阿文的头拨弄过来。

“看你那些学员，个个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过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那才叫高品质……你这个当教师的难道毫不动心么？”茵子挑动阿文，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我们这辈子会有房子、车子和旅游吗？”茵子问。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阿文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应付着说。

茵子这些话或多或少在阿文的潜意识中起了作用，且日积月累，在悄悄影响着阿文。任何事情一有了女人的掺和就立即发生了改变，并且是朝着有利于人的眼前切身利益方向变化的。何况茵子是阿文的妻子呢。

学等等光荣记录。我的硕士论文还得过大奖呢，这恐怕也记录在案吧……总之我阿文一穷二白，襟怀坦荡，经得起任何考验。”阿文因激动而神清气爽，说出的话竟然颇幽默甚至带有调侃的味道。

到了下班时间，他们竟忘了去幼儿园接小孩。菡子急匆匆赶到时，儿子正在幼儿园门口捡花纸片玩，负责他们班的那名年轻的阿姨正在一旁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菡子走过去对阿姨千恩万谢，弄得那名本来见了菡子满脸怒容怨气的阿姨终于不好发作。菡子在带孩子回家的路上想起来有些后怕，因为她刚从报上看到一则由于父母延误接领时间致使幼儿失踪的报道。

晚上，菡子同阿文两人又在床上兴奋地叽里咕噜谈论到深夜。

“阿文，我已经看到我们的房子、车和旅游了……”菡子充满向往和幸福的神情。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阿文豪迈地说。

两人谈到这里，激情勃发，爱意浓浓，很过瘾地做了一回。

第二天一大早，阿文与菡子一同去找老班长，执意要请老班长喝早茶却并不急于回老班长的话。等到大家到餐厅坐好了，老班长急不可耐地问了两遍之后，阿文在菡子暗示下才不好意思地开了口。

“我们非常感谢老班长对我们的一再关心，特别是这次专程为我们争取这样一个机会。”阿文说话时那副憨实的样子叫老班长特别喜欢，他早就察觉出阿文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可是……”阿文回头望望菡子，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老班长有些急躁起来。

“是这样，我同菡子昨天商量的结果是先同你去特区看看，等见了黄市长再说。我还没见过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不知道人家有什么看法，中不中意……”阿文很谨慎地将他和菡子的一点考虑说了出来。

“哈哈……”老班长大笑，“你们原来是有点信不过我。也难怪，不要紧，小心总是好的。”

“不是这个意思……”阿文和菡子急忙分辩。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不要紧的。阿文，我只跟你说一句话：等见到黄市长你就知道我刘某人的办事能耐了。”老班长很自信地对阿文和菡子说。

的一些神气。他们俩在一旁聊了一会儿封闭式开发区的工作，阿文根本没听清楚一个字。阿文好长一段时间停留在刚才因他的鲁莽和慌张而造成的尴尬与窘迫中，他为此十分懊恼，他恨自己原来是个软蛋。

“阿文，你对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黄市长转过头来向阿文。

可阿文没听见。老班长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阿文才恍然大悟，连忙对黄市长点头说：“没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一切听从您吩咐，一切听从您安排。”

此时的阿文对黄市长突然提出的问题压根就没有准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只是出于不想再出丑而一味顺承着说话，他此时说出的话做出的动作完全身不由己，像个机器人。

“那你就明天来报到上班吧。你先在开发区办公室干干宣传文秘工作。”黄市长的话直截了当。

“可是……可是……我只是一个历史教师，没干过行政工作，不知道自己行不行……”阿文终于鼓起勇气讷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说你行你就行嘛。不用再说了。”黄市长一锤定音，不让阿文再说下去。阿文的事就被黄市长一句话敲定下来，叫阿文感到震惊和莫名其妙。他总觉得这件事太蹊跷太不可思议了，他与菡子商量的整整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的那些问题怎么一句话就全解决了呢？他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弄清楚，他认为黄市长还没搞明白，他自己也没有搞明白。告辞了黄市长后阿文稍为镇定了一些，他才想起他的一系列问题来，比如他的调动问题，他的住宿问题，他妻子的工作问题，他需要一段时间最后做决定的问题，他的待遇、奖金等等问题。当他在老班长的车上将这些问题和疑虑一一讲出来时，老班长只轻蔑地笑了笑说：“这些算什么鸡巴问题哟。你的事就这么定了。黄市长一会给人事处打招呼，一切由他们帮你办。”

“你以后要好好表现，不要错过机会，不要辜负黄市长的期望。”老班长又以长者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叮嘱阿文。晚上阿文被老班长安排在一家星级宾馆住，比起上次招待他们全家住的宾馆明显要高一个档次。这点阿文倒并未看出来，他也并不在乎。只等老班长一走，阿文就急着给菡子打电话，他要赶紧把下午突如其来的无法应付的重大事情告诉菡子，他要征得菡子的意见，因为他从见了黄市长后到现在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根本想不清问题，对事情毫无把握和分寸。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阿文拨电话时担心菡子早已不在单位。但当他怀着侥幸的心理试

第三章 钦差遇到潘公子

阿文上班的第九天，黄市长急匆匆赶来了，手里捏着份材料，脸色很不好看。杨主任、林倩、阿文都在办公室，只有阿香不在。黄市长进来后一屁股坐到沙发里，指着杨主任骂：“我早告诉过你，写这样的大报告大材料你不行！你那点墨水不够用！我干吗专门把阿文调来？就是为了让他来写大材料的。今后办公室的文秘宣传工作都由阿文来做。”

原来杨主任写的关于封闭式开发区的战略规划被市委书记兼市长卢翔打回来了，卢书记批示道：“此方案逻辑不清晰，缺乏足够证据。退回重写。”这下子惹火了黄市长，他觉得杨主任给他丢了脸。

大家都在恭恭敬敬地听。杨主任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但他心里明白，只要他这副可怜样一做出来，即使捅了天大的娄子黄市长也会给他兜着，会原谅他，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乡亲和感情基础。

阿文听了黄市长的话，心里一块悬了几天的石头落了地。他暗喜，心想这下子既可避免去主任家登门拜访的麻烦，又可以从此开始他期待已久的工作。

黄市长骂完就顺手将材料交给阿文，要他在三天之内写完直接交给他。阿文恭恭敬敬当着大家的面接过材料，心里欢喜异常。

阿文从黄市长手中接过来的材料原来是个标以《特区封闭式开发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的大文章，而杨主任仅凭他的中专水平及过去长期写总结报告的经验将它写成了一个一般性工作计划。阿文看完这个大标题就被吓倒了，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阿文模糊地意识到，这类大文章一般需要一个由众多经济、政策、法规、建设等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专门班子经过相当长时间研究讨论，几易其稿才能出炉的。开发区占地五十平方公里，要用三五年时间将一片荒

快，显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时，马主席才打电话给黄市长，回话同样简洁明了：“我们都商量好了，基本上同意投资。但具体要看看你们的协议条文后才最后拍板。”

黄市长听后知道自己的大计就要告成，赶忙打电话布置阿文两项任务：其一，中午之前将起草好的协议交给他过目；其二，下午打电话到全市各大新闻单位，通知派记者参加明天上午九点钟在市府中心会议室举行的“外商投资成片开发房地产协议签字仪式暨房地产投资新闻发布会”。同时又亲自打电话给林倩，要她安排一百人左右的招待会。这种事本来无需他亲自安排的，但他主要是想听听林倩的声音。

他对林倩说：“阿倩，我今天很高兴，晚上想带你去陪马主席跳舞。”

上午九点钟签字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举办得隆重而热烈。市委市政府除卢书记外其他主要领导都来了，五套班子负责人加起来就有好几十人。全市十七家主要新闻单位各自派出了两至三名主任级记者和摄影摄像记者，还有两家的记者是昨天闻讯后连夜从王市开车赶过来的。

马主席在签字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讲话，盛赞特区开发区如何开明开放，投资软硬环境如何好，表示了他要在特区投资的决心，并且还有义务向泰国及其他海外客商宣传特区开发区，招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特区房地产开发。他说：“我要大声向各位新闻界朋友宣布，不出两年，在我开发的土地上将建成一片高楼林立的国际标准社区。”当时在场的许多人还头一次听到“社区”这两个字，且是“国际标准”的，都认为一定是非常高级、非常先进和非常新潮，于是都一齐热烈鼓掌欢呼祝贺。

黄市长发言更是推波助澜：“房地产业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支柱，是经济规律的必然产物。我国房地产业在今天以前还是一片空白，但从今天开始，就率先在特区开发区起步了，并且很快会形成经济最热点，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第三天，“外商斥巨资在特区开发区成片开发房地产”、“房地产业在特区方兴未艾”、“房地产将成为特区龙头产业”之类的头版头条新闻赫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正在收集剪报的阿文看到各大报纸一家比一家会吹会擂，除一家报道说总投资六亿六千多万元外，

大部分说是近十亿或十多亿。还有一家写成了一百亿元，这位记者大概多加了一个零。上了亿的资金对包括记者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已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目，添一个零或减一个零都不易引起大家注意，也无关紧要。

最为积极和热烈的反应却不是来自外商，而是来自国内投资者。自从特区开办初期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特区建设以来，全国各大单位的头头脑脑都通过各种途径以同样的名目到特区去参观、考察和学习过，那情形同当年参观大寨差不多。这些头头脑脑起初主要是抱着看热闹的欲望到特区来的，在他们的想象和观感中，特区是个自由开放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东西都会逐步登上特区这块土地；但到后来他们都认为，特区又是一个可以赚大把钞票的地方——这是关键所在。问题在于还一时拿不准以何种方式去赚钱。他们只好先在特区建办事处，让办事处打前站，先摸清水的深浅，找出投资的实效路子来。一时之间，全国县级以上的单位都在特区设有办事处，特区那些渔民的旧房子都给租完了，租金还一涨再涨。但这些办事处发回给它们后方基层的信息无非是一样——在特区办外向型企业，产品外销，与外商合作办内向型企业，生产国内尚未有的产品内销。办企业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风险太大，见效期长；最重要的是外商合作者不容易找到，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大都直接同特区政府合作了，轮不到这些办事处。所以开办特区好多年，国内投资者无从下手用力，一直处于报效无门的焦灼状态中。

黄市长这一炮掀开了一道口子，观望已久的国内投资者闻风而动，疯狂涌上了开发房地产这条路子。因为房地产是一种人人熟悉、显而易见、简单明了的投资业务——无非是弄到土地，盖房子，然后卖掉。

当特区一千多个各类办事处将简单得只有两三页纸的投资开发区房地产可行性分析报告电传到各自的后方总部时，各单位的领导们纷纷在上面签字表态：“投资特区房地产业，支援特区建设”、“开发特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将我们的影响力扩散到特区乃至国际上去”；“特区是连接我们同世界的中介桥梁”、“特区是国家的窗口，我们将通过这个窗口将自己的产品送出去”、“以实际行动学特区、赶特区、建设特区”……不一而足。

总之，在这种强大热情的推动下，各单位尽全力将自己的储备金拿出来到特区开发房地产；不少单位还专门从银行贷款投入特区开发房地产；还有不少单位在

可能有奇迹发生。但他对林倩这次能捞到最大的好处毕竟感到吃惊，比周围其他议论的人要吃惊许多。他承认林倩是个聪明能干的人，虽然她对自己并不如何感冒。但他自己不能干吗？凭能干哪有可能获得如此大的好处呢？况且林倩这次是干她完全陌生的业务，再能干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想不通，但他仍然不肯以叵测之心来猜测林倩，他并不相信阿香及周围人说的林倩与黄市长有一腿。

自从那次组织新闻发布会后，阿文的工作重心也随着整个开发区工作重心转变而转到宣传上来了。按黄市长的指示，阿文先要编一本特区开发区房地产投资指南，然后是每天写一篇新闻报道见报，每周分别在王市和特区最大的两家报纸上做一整版套红大广告。阿文接到了这些任务后，一向对阿文的工作业务不闻不问的杨主任突然关心起阿文的工作来，他专门同阿文严肃地谈了一次话：

“阿文，你知道你现在手头上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吗？”

“知道知道……”阿文连忙回答。

但杨主任对阿文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装腔作势地干咳了两声，继续问：“阿文，你知道这些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吗？”

“呃……不知道，不知道……”阿文看到杨主任异样的问题，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弄糊涂了。

“宣传嘛，一向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过去还是个阶级路线问题，弄不好就会犯严重错误，就会为此身败名裂的。”杨主任见阿文发窘了，就趁机以教训的口吻和阿文说话。

“为了把握好宣传方向和口径，也为了减轻你的政治风险，经黄市长同意指示，由我牵头把关，你来具体负责。”杨主任终于道出了他的目的用意。

阿文听到这里，也终于有些明白了，杨主任刻意插手他业务范围的真正目的莫非是为了利益？因为他想起了兼职拉广告的同事马正富，知道拉广告可以吃回扣。但他还弄不清楚回扣如何个拿法，按什么比例，具体由谁给谁，安全不安全，会不会违法违纪等等。阿文一想到这些问题心里就颇不踏实，变成了兔子胆。阿文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条，他是个正人君子。他骨子里认为这些额外金钱收入是非常不道德的，肮脏见不得人，因而肯定犯法。既然如此，那还有谁敢贸然去做呢？他这样思考和推理后，竟又糊涂起来，不敢肯定杨主任插手他的业务纯粹是为了想吃回扣；阿文于是没有了对杨主任的怨怒，满口回答说“一切

手提一铁笼子毒蛇！第二天一早，黄市长老婆不跟老公商量不经许可便逃回娘家避难去了。

黄市长更不敢回家，就叫司机在一家宾馆秘密安排一个套间住下来；但黄市长的电话和 BP 机都没法逃难。在一段时间里，黄市长的 BP 机毕剥一声响之后就坏了，且接连坏了五个，电话也接连坏了三部；黄市长的司机说是叫那些可怕可恶的房地产商给打爆 CALL 烂的。

开始几天里，黄市长还坚持同每个投资者谈半个小时左右，并且还很正经地同客商讨价还价，且每个合同上的地价写的都不一样。后来黄市长将同客商谈的时间缩短到十分钟，且价格也变成每天一口价（因为为每个合同想出一个不同的价格来太叫黄市长费脑筋），每天的地价由黄市长在与客商签署第一个合同时定。这时开发区的地价就像自由市场上每天挂牌卖的猪肉牛肉等重要农畜产品一样，每天变动一次，相对稳定。再到后来，黄市长觉得口干舌燥了，签字的手也僵硬了，就规定每天只跟三五个大投资商谈一个小时左右，对付其余客商的工作量大部分由阿文他们分摊。

办法是这样的：黄市长先叫阿文花两天时间模仿他的签字，等到有七八分像了后就叫阿文开始在也是由阿文统一起草打印制订的空白合同上代签他的名字，写上日期，然后叫财务小姐盖上开发区大印和他的私章。价格由黄市长定，阿文填写，价格随日期变动，按黄市长的要求是每变动一次日期每平方米土地价格要向上浮动十元。黄市长的工作就简化为将这些合同一式两份交给客商填上土地面积和单位名称，将收回的一份交给会计存档。

黄市长的确是个头脑灵活的领导，经他不断调整改进后，很快就形成了一套独具一格、非常高效的黄氏工作法，使开发区的房地产开发神速步入正常化规范化轨道。

对于在合同上模拟代签字这件事，黄市长同阿文的看法和心态截然不同。黄市长采用这种办法是他从一本“文革”野史趣闻中学来的——那上面说，伟人在累了或不愿动手动笔时总是让其办公室专门秘书在文件上画圈或模拟签字。黄市长看了这段文字，当时觉得非常有趣和开心，令人神往，就记在脑子里。这次他也由于疲倦和不愿动笔了，很自然联想起伟人的做法，并且即刻就用在工作中。黄市长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有趣，更重要的是感到自己陡然间高大起来，觉得自己

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眼睁睁看着外人把钱都赚走了。这主意正合黄市长意,就在一天之内批准成立了开发区第一家最大规模的华盈房地产集团公司,老班长兼任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市长把开发区最好的保留地全划给华盈集团公司,因为那将是他新的最大的钱袋子。老班长将一部分地皮炒卖掉,留一部分自行开发。据说老班长以低于二类地的价格炒掉了那部分被称之为“地王”的保留地。

盾，中国人很穷，头一要解决的问题是脱贫致富。如何致富呢？伟人早就说过一句话，叫做‘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里的‘老鼠’就是财富，我们就是‘猫’。这句话实际上是教育和启迪我们这些第一线的领导，要不惜一切办法和代价去发展生产力。而我深刻领会这句话后有了一个自己的论点，叫做‘不管白老鼠黑老鼠，不被抓住就是好老鼠’。这句话粗略看来与‘白猫黑猫论’相对立，但实际上却是一致的。‘老鼠论’是要我们去创造财富时讲求策略方法，不要犯错误，避免风险和问题；它与‘猫论’是相互补充，贯穿一致步步深入的关系……”黄市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涨红了脖子急出冷汗，终于把猫和老鼠的关系扯清楚了。

众记者回报以热烈的掌声，纷纷为黄市长的“老鼠论”鼓掌叫好。

“黄市长，按中央的提法，特区是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设立和开发特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窗口引进国际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最终实现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而您说的则是要抓钱，并且要不择手段抓钱。请问中央这个提法与您刚才的回答是一致的吗？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关系如何处理？”

这是一位戴黑眼镜、面部表情冷峻的年轻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

黄市长听后吃了一惊，他刚才只顾一时性起，直截了当讲了大实话，而没有顾及政策性的惯用提法，给专爱挑刺的小年轻记者看出了破绽，钻了空子。这回黄市长要设法给自己打圆场了。

“我们讲的与中央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中央的惯用提法是从总体战略意义上说的，我的话是从实际意义上说的。进一步想想看，如果要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关键不就是物质水平要相当么？不就是要我们尽快捞钱赶上人家么？至于社会稳定，是我们一贯重视的头等大事……”

黄市长回答完这个问题，已是头昏昏汗涔涔精疲力竭了。黄市长一边猛喝矿泉水，一边用纸巾不住地擦汗，内心出现少有的慌乱。然而记者并不体谅黄市长的辛苦，继续提出令他更难堪的问题：

“黄市长，从理论上或从总体战略上讲，特区如何才能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对接呢？”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记者提出的问题。

“从理论上……总体战略上……”这些摸不着边际的抽象、空洞的字眼把黄市长的头都搞大了。黄市长只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越旋越深，失去了控制；

刚才讲猫与鼠的关系已大量耗费了他的脑力，而刚才的惊吓又使他产生了后怕，现在又要回答这种从什么屁理论上讲的最耗脑子的问题，他是再也无力胜任了。恍惚间，黄市长看到了正坐在台下前排做记录的阿文，顿时灵机一动，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大胆的主意顷刻间在他头脑里形成。

黄市长心神一定，便不慌不忙地对提问的记者说：“对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开发区专门研究政策的李主任来回答。”黄市长说完便两眼盯着阿文，并做出个请他上台的手势来。

阿文被黄市长突如其来的话弄得不知所措，在场的其他开发区领导同事纷纷转过头来用惊异的眼光一齐盯着阿文，都不清楚阿文为何突然间成了专门研究政策的主任。在那一刻，阿文毫无考虑和选择的余地，在黄市长的指令及大家的眼神驱使下，他于众目睽睽中本能地机械地站起身来，朝主席台临时让出的空位上走去；途中他的笔记本和钢笔掉了两次。

阿文直到坐上了主席台位好一阵，还不敢抬头朝会场上看，只是下意识地低头盯着他的笔记本。等到响起鼓励的掌声后，阿文才被迫抬头迅速扫视了一眼会场。他看到了会场上众记者中有不少戴眼镜的，同他大学时那些同事老师的模样差不多，他突然感到自己对这些人颇熟悉了解，感到自己现在仿佛置身于学校讲台上或一次历史学术报告会上。找到这种感觉之后，阿文便镇定了许多，并迅速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刚才那位记者的问题上去。他想起了在经济学院炒更时与同学们的一次讨论，与这位记者的问题很类似，于是灵机一动，大约只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阿文便组织好了回答问题的思路。

“关于刚才那位记者所提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界正在广泛探讨的热点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特区开发区正在积极努力摸索的实际问题……”

阿文高屋建瓴，出口不凡，完全是一派学者风范，把整个会场上记者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住了，会场一片安静。

“有的学者提出了‘强忍阵痛，直接对接’的理论观点，认为只有强行直接对接才是最快捷的改革开放路子，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在十五到二十年内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这就等于猛然打开水闸，让高水位的洪水飞泻而下，正面直接冲击我国十分薄弱的经济和市场，其结果势必造成又一个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黄泛区。大家知道，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说得好听点，它是

一种带有浓厚天真、浪漫和理想色彩的模式；说得难听点，它是头脑简单和低智能的产物，严重缺乏科学性和社会系统意识。可想而知，建立在此种思想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貌似四平八稳无比强大，实则十分空虚脆弱。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丰富多样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根本是建立在人的需要（也就是市场需要）基础上，其运作方式十分灵活，随时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反映出市场需求变化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果让这样一种经济方式随着资金、产品、技术等突然涌进国门，我国单一的计划经济就会在一夜之间陷入到资本主义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去，我们仅有的一点势力很快就会被蚕食掉，国民经济将土崩瓦解，遭受空前的损失和灾难。”

阿文说到这里，扫视会场，发现记者们正聚精会神在采访笔记上沙沙地写个不停，而坐在他左右的嘉宾们也都在全神贯注地听。阿文至此更有信心了。

“所以，这种强行对接的改革观点只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的改革是走的这条路子，但它目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进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戈尔巴乔夫还能支撑多久？专家们已对此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我们的国情比苏联还要复杂，我们的改革要更加小心谨慎才行……”

“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我国的改革开放应该采取轮船过闸式的平稳过渡方式。如同葛洲坝船闸，上下游水面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水位差。轮船过闸时先驶进一个封闭式的水槽中，关闭水槽后将水排放掉，使槽中的水位逐渐下降到与闸下的水位一样，这时打开水槽，轮船就平稳安全过闸了。我国的葛洲坝等大型水坝都采取这种方式过渡上下游来往船只。因此，我把我的观点叫做‘葛洲坝理论’……”

阿文说到这里，那位提问的记者激动得鼓起掌来，其他记者也停了手中的笔，跟着鼓起掌来。

“现在回到主题上来。我国创建特区封闭式开发区，就是意在建立这种过渡轮船的密封式水槽。我们先把从国外引进的各种各类的‘船只’先放进水槽里，然后经过排水降位处理，让这些船只安然从高水位区过渡到低水位区去。同时，我们还可在水槽中对船只的载货量进行处理——如果坝下水位不够深而船载的货物太重，则我们可能先卸下一批货物再让船只驶出水槽。水槽实际上是一个缓冲调控区。我认为特区正是采取这种方式使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对接的。谢

有……结果他的头发脱落了，他的肚臍出来了，体重一下子增加了二十斤，很有要变成乌龟王八状的趋势。阿文有段时间的确活得像头猪一般，只知道吃和睡，回到家里就痴痴呆呆望着电视不动，为此还经常与儿子发生争斗。

那天阿文陪客人喝酒回来颇有些莫名的兴奋，冲凉时，想唱支歌，阿文就放开喉咙大声唱起来，还带有表情，惹得菡子在外面骂“神经病”。阿文唱歌的水平自始至终没有长进，这次只是声音比以前大而已，但阿文自我感觉良好，他甚至以为自己进过了卡栏 OK 厅，耳濡目染，唱歌水平也自然提高了不少。阿文唱完歌后揽镜自赏，可大镜子里出现的尊容使他大吃一惊：头发稀少，肌肉松弛软脊，优美的肚脐眼已没入脂肪中，连中年人才开始出现的眼泡都有了。这是以前悍劲十足的阿文吗？这是以前那位自信而抱负远大的阿文吗？阿文这次在冲凉房里裸体对着镜子沉默了很久，直到菡子在外面担心地问有没有事，阿文才反应过来。

当晚，阿文与菡子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关于未来前途命运及人生价值意义的对话。目标是一致的，来特区就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目前虽然比起在学校时已有极大的改变，但与周围那些小康之家或暴发户们相比差距很大，且愈来愈大。仍然安于现状就是鼠目寸光和无所作为，就是庸俗的小市民心理。关于手段问题，双方就有着严重分歧。阿文认为要想堂堂正正赚钱就要开公司，而且要开私人公司。而菡子则认为利用阿文现有的条件也可以赚大钱，关键是阿文要敢于利用现有条件，要善于捕捉机遇，这就要求阿文改变自己，要变得机灵一些，狡猾一些，总之一定要变得狠毒一些。退一万步，如果要开公司，也得先开一间阿爷公司，利用阿爷给的条件机会赚个人的钱。菡子还形象地打比方说：“办阿爷的公司叫借船下海，进可攻，退可守；而办私人公司是赤裸裸下海，是跳海，溺死了谁会来救你？”

阿文对菡子教他学坏使坏很不满意，执意说要想赚钱就要合理合法，正儿八经，堂而皇之地赚，偷鸡摸狗的事决不能干。他想起了那次偷合同的结果。菡子的话戳了他的痛处，他能不激愤么？争议没有结果，因为按阿文的思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问题是没有开公司的那笔钱。光靠拿工资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来筹集开公司的钱是行不通的，去借钱一则不容易，二则有违他们一贯奉行的“无债一身轻”的原则。

然则不管走哪条路，时机条件都未成熟。菡子虽然义正严词或疾言厉色地刺